

# 父亲的厨艺

□ 曾广洪(重庆)

晚上，母亲就将黄澄澄的豆子浸泡在瓦缸钵里，次日早餐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各就各位。母亲买胆巴、烧水、捣干辣椒，姐姐剥蒜子、洗葱子，我和哥哥推石磨。

待前期工序就绪后，父亲将绳子系在屋梁上，挂上用纱布做的滤帕，把磨好的豆汁装进去，边摇边添热水，支撑滤帕的木棍随着父亲双臂的摇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乳白色的豆汁犹如涓涓细流汇入大铁锅。经几番过滤，滤帕里剩下无营养价值的豆渣了。母亲一辈节约惯了，仍舍不得丢弃，把豆渣糅和上面粉，添加少许食用碱与糖精发酵，几经摆弄，豆渣馒头便出笼了。我真佩服魔术师般的母亲，总能想方设法地填饱家人饥肠辘辘的肚子。

豆汁在大铁锅里烧开，舀一大瓢出来放点白糖糍劳全家，那又甜又甜又豆香的味道，在我早已曝光底片的记忆之中。胆巴点豆花是最为关键环节，生怕有所闪失，得由父亲把脉。父亲把胆巴加入适量温水稀释，全神贯注地用长汤瓢均匀地在铁锅上面撒，不时拿汤瓢缓慢地滑动，待他进入状态时，就像虔诚的道士先生口中念念有词“一物降一物，胆巴

点豆腐。”我们屏声静气，生怕打乱了他的思绪，静静地站在一旁观摩每个细节。说也奇怪，锅里的豆浆在胆巴的作用下，逐渐变成了棉絮状凝聚成坨。稍后用笊箕轻轻压，舀出多余的灏水，菜刀在锅里横竖划几下，正方形状的豆花呈现在眼前，他这才长长地吐了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艺术大作。

“点豆花看似简单，其实若要做到‘香、嫩、绵、白’绝非易事。豆子的优劣、水温控制、胆巴均匀撒放等程序，环环相扣。”他说，“蘸豆花的佐料犹如画龙点睛，要用本地干辣椒，在锅里烘背成二糊黄，用少许菜油略炒，再用石碓窝捣碎，拌上蒜泥、盐、芝麻油、葱花，最好在山上摘新鲜的木姜子调味。”

父亲还喜欢包松花皮蛋、炒猪肝、做血旺汤等菜，兴许是潜移默化作用下，我们的味觉对父亲产生了严重的依赖，钦佩父亲的厨艺，以致长大后还模仿父亲的套路下厨，遗憾的是点豆花的绝活却始终不得要领。

不知不觉中，父亲已经走了18年，但他下厨的场景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父亲炒菜的香却是家的温暖和对我们深深的爱！

## 想和你一起吹吹风

□ 张桃贰(重庆)

有一天,我们终于卸下满身疲惫
把自己的立体与平面都打开
生活也不再对折

在某个敞开的时空黑洞里
我们走进自己的心
拉上窗帘,把世界都关在外面

那一刻的听力,像海底潜泳
翻腾的海浪淹没了噪音
生活交还给自己,不再道听途说

用惯用眼看见的月亮
总是不如画上的圆
总是朦朧着朦朧,谈谐着谈谐

脱掉鞋子,扯下袜子
赤脚踩在沙地上,草原上
于是,灵魂最接近身体的时间降临……

有一天,我们会告别计算机和鼠标
把沉重僵硬的手腕深深陷入柔软的时光
彼时,桌上不论茶饮或白水,皆可有点滋味

## 江辞海

□ 陈怡汀(云南)

大暑的午后捎来你的潮信，从此长江上游习惯了海浪的侵袭。同一根脉的树枝指向不同的南北东西，西南的江与东南的海共享着黄昏与黎明。人随波流里，两片浮萍相认，那时长江头的水，流向长江尾的你。

我是柔弱的小溪，却分担着你的汗水、雷霆、风雨，你是沉默的深谷，却回应对着我的苦水、点滴、碎语。直到滚烫的炎夏骤然降雨……

看见你的那一眼，我感觉，失去了你二十一年。我们相遇在夏天，却变成两片银杏坠落在秋天，未来相遇何处？立岸边，辞长天。

### 童言童语(二首)

□ 李黄英(重庆)

借一点香气
善良的茉莉花 <p>我想请你把香喷喷的味道 借一点给我</p> <p>这样，它就能自信地把头抬高 也能用扑鼻的香气 醒目地提醒路人，它的存在</p>
云婆婆的棉被
云婆婆有许多好看的棉被 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方的、圆的…… 动物样站立的、花朵般开放的、大山般耸立的…… 晴天的时候 云婆婆会拿出来晾晒 一床接一床 把蔚蓝的天空挤得满满的
云婆婆笑呵呵地望着它们 像望着一群洁白的小羊 她站在天空等着棉被 被风婆婆吹得很匀称 再被太阳公公晒出金色的花边 才心满意足地收起棉被 送给黑夜里孤单的小星星 让棉被陪着它们甜甜地睡去

## 副刊·龙水湖

在我家，父亲的厨艺虽不算好，但吃着父亲炒的菜，却有一种甜美而温暖的味道，让我至今难忘。

尽管我父亲在县国营企业工作，他不管工作有多忙多累，回到家里便系上围腰下厨房。我们最期盼的莫过于父亲包饺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物质极度匮乏，老百姓最大的奢望就是一日三餐能填饱肚子，在当时吃猪肉馅饺子无异于梦呓中的“满汉全席”。每次包饺子，父亲以绝对的权威分工：他到公社食品站找“赵莽猪”割腿子肉和擀面皮，母亲去场口买“火葱”，姐姐宰肉馅，我与哥哥打帮手。

每道工序皆在父亲的眼皮下分工合作，但做馅的关键环节，他总是自己动手，从不劳驾他人。他的秘诀是腿子肉新鲜，肥瘦三七开，适量葱子、老姜粒、盐巴即开，不要弄得太复杂太玄乎了。全家围着饭桌包饺子，那场景其乐融融。父亲包的饺子就像模型压出来那么均匀精致，而我包的饺子却东倒西歪。他边包边说：“薄薄的一张面皮能包出白菜、萝卜、韭菜、猪肉等许多味道来，饺子有肚量，什么都能容下，你们要学会宽容，不要为一点

鸡毛蒜皮扯拐，在外面呢要礼貌谦让些。”父亲这句话够我受用一生。

包饺子是父亲的“绝活”，煮鱼更是父亲的拿手好戏。山里过去很少有鱼卖，往往在逢年过节时，乡下人才把鲤鱼鲫鱼挑到老街，团年饭少不了鱼这道菜。母亲喜欢把鲫鱼两面炸成金黄，再剁碎泡椒泡姜等佐料做“泡椒鲫鱼”，那味儿妙不可言。有一次，父亲说今年他来做这道菜。我们站在灶台旁看稀奇，父亲动作麻利，将鲫鱼打干净码盐，泡姜、豆瓣等佐料用菜油猛煎，舀水烧沸后，把鱼倒进锅里煮几分钟。

我们担心父亲颠覆性的招数腥味太重，不敢动筷子。父亲见状，哈哈大笑，边吃边给家人挟鱼。一入口，那麻辣鲜香嫩的味道便永久地停留在味蕾上了。父亲这才说：“过去做的老把式锅巴鲫鱼，尽管口感香，但经过高温煎后，失去了鲜嫩。”原来这道菜是他在县里开大会时偷偷学来的。

## 端午邻里情

□ 张儒学(重庆)

的、似乎只有乡下才有的端午节的香气，在我们那幢楼层里特别的浓。我怕有人闻不惯这种味道，影响到邻居们的生活，便说：“妈，你挂这么多石菖蒲和陈艾干啥，适当的意思一下就行了。”母亲有点不高兴了，她说：“过端午节嘛，就得有点端午的味道。”

最让人高兴的是，我们一家人跟着母亲学包粽子。在家乡，端午节包粽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习俗。母亲和其他山里人一样，似乎都是无师自通，从小就会。她拿起一片大竹叶，轻轻一折，再舀上一勺糯米，几下就包出了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全家人都在忙乎时，我总不能闲着，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包起来，可总是包得歪歪扭扭。母亲耐心地指导我：“要先把竹叶折成漏斗形，再把糯米放进去，压实，最后用线捆紧。”在母亲的指导下，我终于包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粽子，心中也像小时候一样满是成就感。

在我们全家包粽子忙活的时候，住在同一幢楼的李大妈从我家门前路过，她看见我们正在包粽子就走了进来，她说：“你们的粽子包得多好呀。”母亲是个贤惠人，她虽和李大妈不认识，但却像老熟人一样叫李大妈坐，并说：“老姐姐，你家包粽子了么？”李大妈说：“我以前在老家年年都包粽子，前几年来我儿子这里住就再也没包粽子了。”说着说着，李大妈也帮着包起粽子来。

随后，又有路过门前的张大嫂、刘大婶等也进屋来了，她们有的是从乡下来城里的，有的是一直在城里工作退休的，不管她们以前包过粽子没有，在这端午节里似乎都对包粽子很有兴趣。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包粽子，一边聊天，欢声笑语不断。刘大婶说：“我一直都想学包粽子，可就是没人教我，现在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我一会儿去买糯米、大竹叶来包粽子，让我家的端午节也过热闹点。”母亲听了，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说道：“对，过端午节嘛，就得包粽子热闹热闹。”

母亲热情地邀请她们一起包粽子，耐心

# 思考在峡江的转弯处

□ 袁金容(重庆)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很开心到了此生必游的三峡之巅与巫山小三峡，渝东北风景秀美，与古今对话，心随江水流，走在峡江的转弯处，所见所感，镌刻我心，久久不能忘怀。

从大足出发，坐了六个小时的车，到达奉节县，走进白帝城，打卡10元人民币的取景地，瞿塘峡的西人口——夔门，与史书进行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猿声没有听见，猴子倒是看见不少。与历史对话的方式，除了阅读他们的书籍，就是去他们曾经待过的地方，登上石梯，走向云端，看万里河山，激豪情壮志。史书上的一幕暮重演，呈现在眼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备当年怎么想的？诸葛亮怎么思考的？刘禅怎么会那样做？谁也说不清，因为我都没有坐过那个位置，所以永远体会不到他们的快乐与苦楚。“隔岸观火”与“身临其境”毕竟是相差很远的。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晚饭后漫步江边，春风拂面，很是惬意，古人曾在这里留下如此多优秀诗篇，相信这晚风也给了他们不少的灵感吧！入住的酒店临街，感觉很少，我很担心自己失眠。房间的事说心静自然凉，慢慢就睡着了。美团点了个防噪音耳塞，我竟20分钟就睡着了，第二天6:00起床，睡了一个美美的觉，旅行就失眠的焦虑被打破了，心情很是愉悦。原来很多事情不要那么惧怕，都能克服，也都会过去。人生，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忘不了的事和人，所有的一切，

最终岁月都会将他们轻描淡写。

带着美丽的心情，乘上车子走在盘山公路上，沿途的风土人情、美景美食，如同电影般一帧帧划过，乘坐完缆车，然后徒步登山。登上三峡之颠，脚踩亘古如一的山石，翠绿的丛林在山顶，直冲云霄。晚春初夏，不冷不热，大量的负氧离子，让人神清气爽。走在玻璃栈道上，天高云低，望着眼前奔腾不息的江水，两岸的青山，仿佛述说着远古的故事，那些坚韧与不甘，是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一幅山水画，一幅江山图，在面前缓缓地展开，三峡——长江的脊梁、中华文明的脉搏，一种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流淌的江水，屹立的山峰，时光在此刻凝固，你我就如同这天地间的一粒尘埃。

第三站游巫山小三峡，沿着江水，逆流而上，映入眼帘的，是山峦叠翠、奇石林立，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微风吹来，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抛之九霄云外。乘着乌篷船，穿过龙门峡、巴雾峡、滴翠霞，清澈的海涛江水，数不清的大鱼小鱼，古人悬棺、乌篷小船、红情绿意，真的是一步一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哈哈，我真的想笑，那些都是小情侣的情绪了。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有生之年，把孩子培养好，把父母孝顺好、把工作做好，干实事谋福利，比啥都强。

人生下半场，活在认知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相识，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离别，前世不相欠，今生不相见。允许一切发生，顺其自然，于细微处发现生活的美，于云霓间俯瞰人生。

花醒时分，天地间便多了一种语言。

晨光微熹之际，我曾见一朵栀子从黑暗中苏醒。先是花苞微微颤动，似在挣脱某种无形的束缚，继而瓣尖渗出一滴湿润，潮湿了整个世界。最后，那紧闭的瓣终于缓缓松开，像松开一个攥了一夜的秘密。这过程极慢，慢得几乎看不出是在动，却又分明在动。我想，花开的刹那，大约便是时光本身在舒展筋骨。

花醒时，常有露珠相伴。那些晶莹的水珠，夜里悄然凝结，晨光中静静等待。待花一醒，便顺着花瓣的曲线滑落，有的渗入泥土，有的滑落在石上。露珠的宿命，原就是等待一朵花醒来，然后流逝了。这般短暂的存在，竟也执着地要见证一次绽放，说来也是奇事。

花醒的姿态各有不同。牡丹醒来时声势浩大，仿佛一位贵妃晨起，非要惊动半个宫廷；茉莉则羞怯得多，总在人不注意时悄悄舒展，待你察觉，它已收扮停当；野蔷薇最是随性，有时朝露未干便已怒放，有时日上三竿仍紧闭门户。花性如此，倒比人性更难以捉摸。人常说“花开富贵”，却不知花自己何曾计较过这些。一朵花若想着开给谁看，大约就开不好，开得无趣了。

最动人的是那些无人处的花开。山崖缝隙里，一簇不知名的野花在风中醒来，花瓣单薄得几乎透明；废墟墙角，几株蒲公英顶着露珠舒展，四周是断壁残垣；甚至是在被遗弃的柏油路的裂缝中，也有倔强的花朵在坚持着自己的晨露。这些花开得寂寞，却也开得真诚。没有赏花人，它们照样完成自己的仪式。可见花开原不是为了取悦谁，只是生命自己的一场庆典。

花醒时分，常有飞虫造访。蜜蜂最是殷勤，天光未亮就已等在花外；蝴蝶则优雅得多，总要等花完全醒了才翩然而至；蚂蚁也常来分一杯羹，虽不采蜜，却在花蕊间穿梭如入无人之境。花不拒绝任何访客，给蜜时也从不厚此薄彼。这般慷慨，倒显得人类的算计格外可鄙了。

我曾见过一朵昙花夜醒。那是在子夜时分，月光如水，四周寂静。忽然那花苞开始颤动，继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舒展花瓣。不过一个时辰，便完全绽放，洁白的花瓣在月光下几乎透明，花蕊间渗出奇异的芬芳。更奇的是，这盛开仅持续了短短两三个时辰，天光微露时，它便开始凋萎。这般惊心动魄的绽放，竟只为无人见证的深夜。后来我常想，昙花一现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不为人见。最美的绽放，有时恰恰不需要观众。

花醒之后，便是花落。这道理花比人明白得多。你看那樱花，开时轰轰烈烈，落时也潇潇洒洒。一阵风过，花瓣纷飞如雪，毫不留恋枝头。倒是树下赏花的人，常为此凋零唏嘘不已。人对永恒的执着，在花的哲学面前显得多么可笑。花知道，醒过，开过，便是圆满。

清晨，路过一家的庭院，见一位老妇人在给花浇水。她动作极轻，像是怕惊扰了花的清梦。水珠落在叶片上，阳光一照，便成了小小的彩虹。这场景平淡至极，却让我驻足良久。

我想，花醒时，其实也在唤醒我们心中沉睡的部分。那些被琐事掩埋的敏感，被功利磨钝的知觉，在目睹一朵花开的瞬间，会突然苏醒。你会想起自己也曾为一朵野花心动，也曾为一阵花香驻足。这些微不足道的感动，才是生而为人，最珍贵的部分。

花醒时分，天地无言。唯有光与影在花瓣上流动，风与露在花蕊间嬉戏。这静默的绽放里，藏着最深的智慧：生命不需要锣鼓喧天的登场，只要按照自己的时节醒来，便是对天地最好的应答。

而我们，这些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总在错过这样的时刻。我们睡得太沉，醒得太晚，睁眼时花已开过，我们只看到它盛放的姿态，却错过了它醒来的过程。这何尝不是一种遗憾？

倘若明日天晴，不妨早起片刻，去赴一场与花醒的约会。你会发现，原来最深刻的哲理，就藏在一片花瓣舒展的弧度里。

### 五月江飘香(外二首)

□ 廖凡(重庆)

五月所有江河都会飘香吧 <p>你香草之躯瘦且弱 求索之声沉如山</p>	车水马龙,宾客熙熙,工商潮涌 雄关风情蒸如猎……
年年五月都有人将汨罗江 挂在空中晾晒拷问 回望那一腔赤诚 是如何倒入江中 铸成永恒的“?!” 喂养飞扬的思绪 雕刻挺直的脊梁……	如今抚琴高歌献以首 迎谁 恋谁 放不下谁
浪花撞破两岸 脆生生的心疼与难过 那滴带粽香的眼泪 千百年来挂在国人的脸上 怎么擦也擦不干	微风初夏 蓝天白云 将垂柳、香樟、桃妖的容颜
青木关	小心翼翼 浸入悠蓝碧绿的湖中 娇艳青绿款款欲滴
以千山为屏 万木作障 抵万古寒暑风霜 拒浪滚烽烟铁马	蓝花楹放飞群群 紫紫蓝蓝的鸽子 织就蓝悠悠的梦
敞开心膛 迎川东大道入渝怀	撒一湖笛箫 约一季清欢

# 花醒时

□ 杨福成(山东)